



中唐演义

● 郭良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序

瞿林东

中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皇朝(公元618—907年),经过高祖、太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百余年的发展,至玄宗开元时期达于极盛,史称“开元盛世”。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领先了千余年的历史地位,上述百余年的发展、繁荣,可以看作是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使唐皇朝元气大伤,从兴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从而开始了漫长的中唐动荡时期。这个时期的端倪可追溯到玄宗开元末年的政治开始走向昏庸,其动荡的高潮是安史之乱,而动荡的余波则始终伴随着中唐之世,直至唐宪宗“中兴”之志的实践和破灭为止。宪宗以后,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更加动荡,唐皇朝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灭亡了。

郭良玉先生的《中唐演义》一书,所写史事、人物上起唐德宗时期,下迄唐敬宗即位,反映了这四五十年间唐代的政治和社会面貌。其重点,是写了中唐后期的历史,而主要是写了宪

宗朝的历史。在中唐历史上，宪宗比起肃、代、德、顺几朝皇帝，因其有“中兴”之举而更加具有特色。《中唐演义》以此为重心展开叙述，不仅有演义的兴味，而且有历史的启示。我认为作者对本书重心的考虑和确定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唐宪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唐、宋两朝的史家都有较好的评论。《宪宗实录》的撰修人之一、唐文宗时的史官蒋系评论说：宪宗时期，“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按：宪宗谥号为“圣神章武皇帝”）这是很明确地把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政治视为唐朝历史陷入动荡阶段以来的“中兴”时期了。他说的“中外”，“中”是指朝中，“外”是指外廷，指地方，这里更多的是指藩镇。在安史之乱之后，政治上能达到这一步，确实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艰苦的努力。当然，这并不是宪宗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宪宗本人深知于此。北宋史家欧阳修评论说：“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欧阳修没有轻易地作“中兴”的结论，但还是说了“几于复振”，同蒋系的评论比较起来，这个评论显示出了有分寸感。欧阳修说的“其为优劣”，是以宪宗跟德宗的对照而言的。从欧阳修的评论中，人们还可以或多或少窥见宪宗成功的原因。当然，史家也都批评了宪宗晚年的失误。蒋系说他任聚敛小人，逐有为之士；欧阳修说他“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这些批评的共同点，是集中在用人的问题上。对此，史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宪宗朝之所以出现“中外咸理”、“几于复振”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德宗与宪宗一个最大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史称：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于是奸佞之臣得势，“宰相备位而已”；宪宗则“军国机务，尽归之于宰相”，有识之士的作用得以发挥，故元和前期、中期，出现了唐朝历史上自贞观、开元以来又一个人才涌现的高峰。例如，元和五年（810年）在宪宗朝的历史上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代。这一年，任宰相之职的，有杜佑（735—812）、裴垍、李藩（754—811）、李吉甫（758—814）、权德舆（759—818），皆一时名相。其中，杜佑被宪宗称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对于其他四位宰相，史家称：“裴垍精鉴墨识，举贤任能，启沃帝心，弼谐王道”，“立言立事，知无不为”。他荐举的崔群、裴度、韦贯之等，后来都位登将相。李吉甫“该洽典经，详练故实”。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宰相，曾缀录东汉、魏、两晋、周、隋的史事，举其“成败损益大端”，共三十卷，题为《六代略》；又“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志》”，这是流传至今的反映当时全国面貌的最早的地理书；他又同史官一道记录当时户赋兵籍，凡十卷，号为《国计簿》。李吉甫同裴垍的配合尤为默契：李吉甫佩服裴垍的知人，裴垍赏识李吉甫的善任，二人“相须而成，不忌不克”。李藩“修身慎行，力学承家”，在处理皇家公文上有器识，有胆略；他“轻财散施”，有崇高的“自待之意”。权德舆“孝悌力学，髫髻有闻”，敢于同奸佞行为作斗争，三十年中不曾懈怠。这四个人，被史家赞为“经纬之臣”。

可以这样认为：宪宗朝的政治，兴于用人之当，败于用人之失。这是宪宗朝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经验教训。

郭良玉先生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传统的演义体的形式和文字也有浓厚的兴趣。她先后出版了有关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演义体撰述，都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本《中唐演义》是她的关于唐代历史的第四本演义了。郭先生的演义体撰述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史实，不夸张、不虚构；二是语言平和、上口，侃侃而谈。她的旨趣在于：运用通俗的文字，传播真实的历史。这正是郭先生的演义体撰述值得推崇的地方。

本书涉及到中唐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重大历史事件和许多历史人物，其分析如何、褒贬怎样、评价高低，见仁见智，难得有一致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我以为，倘若读者从本书中能够读出中唐时期的一些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增益了智慧，深刻了思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演义”表层上面，那将是对本书的最好的评价。

1995年8月24日

序于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目 录

- 一 唐代中叶宫市为害
五坊小儿闾里逞凶 …… (1)
- 二 多年为太子李诵知民隐
少小身贫贱叔文忧国本 …… (7)
- 三 宦官为害逼反仆固怀恩
藩镇作恶杀害颜老太师… (20)
- 四 铜墙铁壁施展无术
“开怀见察”此路不通 …… (34)
- 五 赤心报国叔文贬死
舆图隐戮执谊惧祸 …… (47)
- 六 陆贽贤达明辨得失
卢杞邪恶暗施奸计 …… (57)
- 七 不敢爱身陆贽遭诬陷
挺身而出阳城辨忠奸 …… (72)
- 八 吉甫宽厚礼遇陆贽

- 敬與待罪十年忠州 …… (79)
- 九 平刘辟崇文立殊功
杀李锜宪宗不受贺 …… (91)
- 十 镇守三川出将入相元衡遇害
拒撰碑文抗旨谏诤李绛遭忌
…………… (102)
- 十一 合纵连横顽抗朝廷
分崩离析危害百姓 … (111)
- 十二 安史叛乱遗患无穷
藩镇割据父死子代 … (120)
- 十三 宦官弄权德音无效
诏试直言考官遭贬 … (134)
- 十四 不能达而兼善天下
被黜退而独善其身 … (145)
- 十五 初试锋芒横遭折辱
见机行事攀附权阉 … (156)
- 十六 田兴忠诚遇害身死
裴度宽厚蔡人获生 … (164)
- 十七 李愬风雪下淮西
李祐报恩登蔡城 …… (174)
- 十八 让储贰后果堪忧
祭山川为帝祈福 …… (184)

- 十九 宪宗迎佛骨荒废国政
韩愈《进学解》留芳千古
..... (193)
- 二十 生为贤刺史
死尊罗池神 (207)
- 二十一 皇上选秀女震惊闾里
权阉激变乱杀害忠良
..... (223)
- 二十二 唐宪宗任意褒贬
李吉甫毁誉参半 ... (233)
- 二十三 历尽沧桑德輿韬晦
识破奸谋权皋远祸... (243)
- 二十四 于頔暴戾枉杀无辜
朝廷不明滥赐美谥... (252)
- 二十五 薛存诚强项杀鉴虚
曹文洽以死救南仲... (262)
- 二十六 柳公绰杖毙神策将
李光颜识破美人计... (271)
- 二十七 李巖拒当宰相
杜棕愿为駙马 (281)
- 二十八 宪宗驾崩沔王恠暴卒
柳泌伏法皇甫铸流死

..... (290)

一 唐代中叶宫市为害 五坊小儿间里逞凶

唐中叶宪宗时，有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卖炭翁·苦宫市》的诗，诗句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这真是一幅写唐中叶宫市中黄衣使者白衫儿的强取豪夺和烧炭老人忍饥寒受劳苦，被那手把文书，口称敕令的人，将千余斤炭白白抢走的血泪画图。

起初读这首诗，认为是诗人的艺术加工绘出这图像，再读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

“先是宫市外间物(宫中买外边的东西)，令官吏主之(让官吏主管)，随给其值(按价付钱)。比岁(近年来，指德宗晚年)以宦者为使(让太监充任买外间东西的人)，谓之宫市(就叫做宫市)。抑买人物(压价买人家的东西)，稍不如本值(只比原来的价钱低一些)。其后不复行文书(后来不再行文下达)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通鉴》胡三省注：“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自取其物，不还本价也。两市，长安城中东市、西市也)，及要闹坊区(到重要热闹街市中去)，阅人所卖物(看到人家卖的东西)，但称宫市(只要说宫中要买)，则敛手付与(就拢起两手，意思是不敢收钱，任人将东西拿走)。真伪不复可辨(不知真是宫中要的，还是假冒宫中要的)，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没人敢问来人是从哪里来的和说东西的价钱贵贱的)。率用值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大都用百十来钱，买人家价值几千钱的东西)。”

说来难以让人相信。有人带了东西到市上去卖，回家时两手空空，既失去了东西，又没拿回钱来。所以弄得有好货物的商人，都把东西藏起来。就连那卖汤水、烧饼的人，也关门不卖货了。

有更让人惊骇的是：有个卖柴的人，使驴子驮了一担柴禾到市上去卖，正巧碰上太监，说宫里要用柴禾，要把柴禾“买”走，给了卖柴的三几尺小红绸子，当作柴价。末了还要卖柴的把柴送去。卖柴人哭了，把那几尺小红绸子还给宫使，那阉竖

不要，说：“要你的驴子，把驴子给咱！”樵夫说：“我有父母妻子，等着用驴驮点东西来卖，换点饮食。现在柴禾已经给你，没得着钱，空手回去，你还不肯，我只有一条死路了！”于是动手打了那太监。

再读《卖炭翁》：

“半匹红绡一丈绌，系向牛头充炭值！”两相比照，卖柴人也得了几尺小红绸子。这些红绡、红绌，《通鉴》记载说：

“多以红紫（颜料）染故衣（穿过的旧衣物）、败缯（坏绸子），尺寸裂而给之（撕成几尺几寸的小绸子块给人家“卖货的”）。

不但这样，并且还要“卖”货的给他上市取物雇人送货的脚钱和带人家入门“供奉”的引路费。

强取豪夺，无理索要还不算，还要被抢走货物的人说甘愿供奉，还得认为能供奉是种光荣，不然何以将半匹红绡一丈绌，系上牛头呢？

经商难过，务农可好？请读白氏《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在长安县东南）居，

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徵求课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

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为升官晋级，长吏逼迫农人荒年交租，比豺狼狠毒，可怜的杜陵老农，只好典桑卖地交纳官租，身上衣被剥去，口中食被夺走，明年的日子怎么过！租税交完了，地也卖了，桑也典了，皇上下了一道恩敕，免今年的租税。

完粮纳税典桑卖地，甚或卖儿鬻女交完了官租，皇上的一纸诏书下达：“今年京畿免税收！”小民不敢说皇上不好。诽谤朝廷，身死族灭！尽管没得恩赐，还得说皇帝心惻隐慈悲，如此政治，何得不亡！唐代盛世贞观时期，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官吏急征暴敛，自是为了升官晋爵，但他们背后也有一座牢固的靠山，有个向他们伸手的皇朝、皇帝老儿。

唐代自唐高祖李渊当了皇上，传过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到德宗李适，已是九代。

德宗李适并不愚蠢，初登皇位也想当个好皇上，可是崇高的皇权决定他对忠良李泌、陆贽的话听不进去，即便听了也不能用，可是对于宦官、奸佞的言语听了挺顺耳，用着很舒坦，以致弄到后来宦官掌权，奸宄横行，节度使、掌兵大臣不听王命，起兵反朝廷，李希烈反叛时，李适调了姚令言、四镇北庭行营

泾源节度使，率本镇兵马攻打包围襄城的李希烈叛军。

姚令言率领五万泾原兵出镇，那些泾军以为此次离镇赴援，一定能得厚赏，所以多携子弟来。及至上路，毫无赏赐，虽然诏令京兆尹王翊（音亦）犒军，可是士卒只得到一些粗粮淡菜。士卒得了这样的“赏赐”，大为气恼，把饭菜倒在地上，大声叫嚷：

“我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革命掉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库）宝货堆积，不取此而自活，何往耶？”于是一哄而起，逼得李适，西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却也吃了点儿辛苦。乱军奉朱泚，占据了长安。幸亏李晟率兵败朱泚，复长安，迎李适乘舆，得回老窝。

按说李适回得长安，应当体察民情，关心黎庶，励精图治，才好保住唐朝的江山，不想他因为受了点儿物质匮乏之苦，回到长安，竟然悉心聚敛。《通鉴》二百三十五说：

“上（德宗）自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

于是藩镇为求恩幸，多进供奉，都说是税外周折（实则是苛捐杂税），获得的财物，或者巧立名目，把多敛百姓的钱财，说是“羨馀”（实际是正税之外的无名税收，是巧立名目强取豪夺）。

方镇多进民脂民膏，皇上聚敛于琼林、大盈库，官为升官，皇上为了自在挥霍，苦就苦了小民。

且不说宫中后妃锦衣玉食，王子皇孙饫甘厌肥，先说为了皇上的玩乐游猎，设有五坊：雕坊、鹞（音骨）坊、鹞房、鹰坊、狗房，令人分别饲养这些鹰犬，称为五坊小儿。

事情一沾皇上边儿，那就不得了啦！五坊小儿仗恃为天子驾鹰喂狗，气派可就大啦。一群奴才仗着皇家权势，横行霸道，张网捕鸟雀于“闾里”，人不得过，过不去不过，绕道行走，可是这班恶奴竟然把网张在人家门上，甚或支在井上，不许人出入，汲水，如果有人胆敢走近，他们就说：

“汝惊供奉鸟雀！”于是拳打脚踢，直到被打的人家出钱，送物求饶，方才罢休。这还不算，更有吃了人家的酒食，不给钱，如果主人不知他们的来历，向前索取，轻者打个头破血流，弄不好二话不说，留下一口袋长虫，作为抵押，临走说上两句：

“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

谁敢喂养一袋为皇上捕鸟雀的蛇！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只好自认晦气，打恭作揖求宽恕，才得放过。

有这样的朝廷，才有这样的爪牙！

自德宗李适之后，唐王朝再也兴盛不起来。幸有太宗一朝奠定了个坚实基业，所以又传了十代，经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环、昭宗李晔，到哀帝李祝，天下分崩离析，出现了五代十国，唐朝彻底毁灭。

德宗李适，统治了二十六年便龙驭上宾。死前，他很想见太子一面，可是太子李诵，得了风疾，不能说话，李适眼巴巴的望着太子来，太子不能来，李适断了气。

二 多年为太子李诵知民隐 少小身贫贱叔文忧国本

德宗死后，其子李诵勉勉强强即位太极殿，史称顺宗。顺宗李诵，当了八个月的皇上，难于处理朝政，就让他儿子宪宗李纯，当了皇上，自己当了太上皇。太上皇也没当多久，就在元和正月死去，享年四十有六。

顺宗李诵，在位一年，自德宗贞元正月登基至永贞元年八月册李纯为帝，至元和元年一月崩了驾，其间当了八个月皇上，四个月太上皇，说不上什么大政伟绩，也挑不出什么祸国殃民的大恶。

李诵为天子不到一年，可是却当了二十六年的太子。大约当太子比当皇上清闲自在，除了接对官僚，视膳，读点经书外，就是和妃、嫔、太监们厮混，太监供其驱使，妃嫔同他淫乐，所以他一生生有二十七王子、十一个公主，仅比他老老爷爷玄宗三十个儿二十九个闺女逊色少许，也算极为突出的了。

要说顺宗李诵没干过一点好事，却也不是，他做了件好事，就是重用了个改革派王叔文。

王叔文是如何被重用的？改革了什么？结果如何？新、旧

唐书和司马光的《通鉴》上都没说他的好话。说他以棋待诏，对他的改革派同伙王伾（音丕）更是糟蹋得一文不值。说王伾以书待诏，以棋待诏；以书待诏，也就罢了。本来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的学士，都冠以以书待诏之名。以棋待诏，也就是说并非经略天下的大器。言外之意，说他是以雕虫小技供奉皇上的，奢谈什么改革！更说王伾“鬻茸”，样子猥贱，无大志，杭州人，一口吴侬软语，当上皇太子侍书。说太子常常侮弄他，又说他专招贿赂，弄了个大柜子锁珍宝，怕人偷盗，他老婆常常睡在上头。真是说好就捧上九天，说坏就打进地狱。这王叔文到底为什么被顺宗李诵器重的呢？

德宗李适贞元十八年，朝臣中对于宫市吵吵嚷嚷，已不止一次闹到德宗那里，谏官、御史多次谏奏，德宗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也谏请罢宫市，德宗对这个有功于国家的老臣入朝，颇为欣喜，待以殊宠，对他的谏奏，表示嘉纳，接受。事后他问了问户部侍郎苏弁。苏弁深知太监们的权势，若取消了宫市，损害了内臣的权益，那还了得，便奏称：

“京师游手（不事生产的）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

德宗很相信，所以凡是再去说宫市为害的，德宗全不听。

要不是李适装糊涂，就是真糊涂，游手好闲不事生业的情民痞子，要依靠掠夺劳苦的升斗小民过活，当官为皇上的却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这是谁家的官吏、天子？又是哪门子的道理？

京兆尹吴凑是个明白人，好官，屡屡奏称宫市的危害，太